

陽明全書

甲子十月
根源

(35)

陽明全書

第四冊下

外集三 書

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

昨楊李二丞來，備傳尊教，且詢致雨之術，不勝慚悚！今早謹節推辱臨，復申前請，尤爲懇至，令人益增惶懼。天道幽遠，豈凡庸所能測識；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，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。孔子云：「丘之禱久矣。」蓋君子之禱，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，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。執事之治吾越，幾年於此矣；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，何莫而非先事之禱，而何俟於今日。然而暑旱尙存，而雨澤未應者，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？古者歲旱，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，省獄薄賦，修祀典，問疾苦，引咎賑乏，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，故有叩天求雨之祭，有省咎自責之文，有歸誠請改之禱。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，禮謂大雩帝用盛樂，春秋書秋九月大雩，皆此類也。僕之所聞於古如是，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，而可以得雨者也。唯後世方術之士，或時有之，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，特立堅忍之心，雖其所爲，不必合於中道，而亦有以異於尋常，是以或能致此，然皆出小說，而不

見於經傳，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；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，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，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，呼吸風雨之事，豈不難哉！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，能不急之務，開省過之門，洗簡寬滯，禁抑奢繁，淬誠滌慮，痛自悔責，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；而彼方士之所請者，聽民間從便，得自爲之，但弗之禁，而不專倚以爲重輕。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，苟誠無愧於神明，而又臨事省惕，躬帥僚屬，致懇乞誠，雖天道亢旱，亦自有數；使人事良修，旬日之內，自宜有應。僕雖不肖，無以自別於凡民，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，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，顧乃勞執事之僕僕，豈無人之心者耶！一二日內，僕亦將禱於南鎮，以助執事之誠。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，毋惑於邪說，毋急於近名，天道雖遠，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。

答毛憲副

戊辰

昨承遣人，喻以禍福利害，且令勉赴大府請謝。此非道誼深情，決不至此，感激之至，言無所容。但差人至龍場陵侮，此自差人挾勢擅威，非大府使之也。龍場諸夷，與之爭鬪，此自諸夷憤慍不平，

亦非某使之也。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，某亦未嘗傲大府，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？跪拜之禮，亦小官常分，不足以爲辱，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。不當行而行，與當行而不行，其爲取辱一也。廢逐小臣，所守以待死者，忠信禮義而已。又棄此而不守，禍莫大焉。凡禍福利害之說，某亦嘗講之：君子以忠信爲利，禮義爲福。苟忠信禮義之不存，雖祿之萬鍾，爵以侯王之貴，君子猶謂之禍與害。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，雖剖心碎首，君子利而行之，自以爲福也。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？某之居此，蓋瘴癘蠱毒之與處，魍魎魍魎之與遊，日有三死焉；然而居之泰然，未嘗以動其中者，誠知生死之有命，不以一朝之患，而忘終其身之憂也。大府苟欲加害，而在我誠有以取之，則不可謂無憾；使吾無有以取之，而橫羅焉，則亦瘴癘而已爾，蠱毒而已爾，魍魎魍魎而已爾，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！執事之諭，雖有所不敢承，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，不敢苟有所墮墮；則某也，受教多矣，敢不頓首以謝！

與安宣慰 戊辰

某得罪朝廷而來，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，以禦魍魎，則其所宜，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，經旬月

而不敢見，若甚簡伉者，然省愆內訟，痛自削責，不敢比數於冠裳，則亦逐臣之禮也。使君不以爲過，使廩人餽粟，庖人餽肉，園人代薪水之勞，亦甯不貴使君之義，而諒其爲情乎！自惟罪人，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，懼不敢當，輒以禮辭。使君復不以爲罪，昨者又重之以金帛，副之以鞍馬，禮益隆，情益至，某益用震悚。是重使君之辱，而甚逐臣之罪也，愈有所不敢當矣！使者堅不可卻，求其說而不得，無已，其周之乎！周之，亦可受也。敬受米二石，柴炭雞鵝，受悉如來數，其諸金帛鞍馬，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，施之逐臣，殊駭觀聽，敢固以辭。伏惟使君處人以禮，恕物以情，不至再辱則可矣。

一一 戊辰

減驛事，非罪人所敢與聞，承使君厚愛，因使者至，閒問及之，不謂其遽達諸左右也。悚息！悚息！然已承見詢，則又不可默。凡朝廷制度，定自祖宗，後世守之，不可以擅改，在朝廷且謂之變亂，況諸侯乎？縱朝廷不見罪，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，使君必且無益，縱幸免於一時，或五六年，或八九年，雖遠至二三十年矣，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，若是，則使君何利焉！使君之先，自漢唐以來，千幾

百年，土地人民未之或改，所以長久若此者，以能世守天子禮法，竭忠盡力，不敢分寸有所違，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，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；不然，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，朝廷悉取而郡縣之，其誰以爲不可！夫驛可減也，亦可增也，驛可改也，宣慰司亦可革也，由此言之，殆甚有害，使君其未之思耶？所云奏功陞職事，意亦如此。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，亦守土之常職，今纓舉以要賞，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，顧將欲以何爲？使君爲參政，亦已非設官之舊，今又干進不已，是無抵極也，衆必不堪。夫宣慰守土之官，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。若參政，則流官矣；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，朝廷下方尺之檄，委使君以一職，或閩或蜀，其敢弗行乎？則方命之誅，不旋踵而至，捧檄從事，千百年之土地人民，非復使君有矣！由此言之，雖今日之參政，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，其又可再乎？凡此以利害言，揆之於義，反之於心，使君必自有不安者。夫拂心違義而行，衆所不與，鬼神所不嘉也。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，幸亮察！

三 戊辰

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，傳者謂使君使之，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，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鼈刀，遺之以弓弩，雖無其心，不幸乃有其迹矣。姑三堂兩司得是說，卽欲聞之於朝，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，未必有是，且信且疑，姑令使君討賊，苟遂出軍剿撲，則傳聞皆妄，何以濫及忠良？其或坐觀逗遛，徐議可否，亦未爲晚，故且隱忍其議，所以待使君者甚厚。旣而文移三至，使君始出，衆論紛紛，疑者將信，喧騰之際，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，偏師出解洪邊之圍，羣公又復徐徐，今又三月餘矣，使君稱疾歸臥，諸軍以次潛回，其間分屯寨堡者，不聞擒斬以宣國威，惟增剽掠以重民怨，衆情愈益不平，而使君之民，罔所知識，方揚言於人，謂「宋氏之難，當使宋氏自平，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！」我安氏連地千里，擁衆四十八萬，深坑絕地，飛鳥不能越，猿猴不能攀，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，人亦卒如我何！斯言已稍稍傳播，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？使君誠久臥不出，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！使君與宋氏同守土，而使君爲之長，地方變亂，皆守土者之罪，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？夫連地千里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？擁衆四十八萬，孰與中土之一都司？深坑絕地，安氏有之，然如安氏者，環四面而居，以百數也。今播州有楊愛，愷黎有楊友，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，諸

人斯言苟聞於朝，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，使各自爲戰，其分安氏之所有，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。深坑絕地，何所用其險？使君可無寒心乎！且安氏之職，四十八支更迭而爲，今使君獨傳者三世，而羣支莫敢爭，以朝廷之命也。苟有可乘之覺，孰不欲起而代之乎？然則揚此言於外，以速安氏之禍者，殆漁人之計，蕭牆之變，未可測也。使君宜速出軍，平定反側，破衆讒之口，息多端之議，弭方輿之變，絕難測之禍，補既往之愆，要將來之福。某非爲人作說客者，使君幸熟思之。

答人問神仙 戊辰

詢及神仙有無，兼請其事，三至而不答，非不欲答也，無可答耳。昨令弟來，必欲得之。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，今已餘三十年矣。齒漸搖動，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，目光僅盈尺，聲聞函丈之外，又常經月臥病不出，藥量驟進，此殆其效也。而相知者，猶妄謂之能得其道，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，不得已，姑爲足下妄言之。古有至人，淳德凝道，和於陰陽，調於四時，去世離俗，積精全神，遊行天地之間，視聽八遠之外，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，李伯陽歷商周之代，西度函谷，亦嘗有之。若

是而謂之曰無，疑於欺子矣。然則呼吸動靜，與道爲體，精骨完久，稟於受氣之始，此殆天之所成，非人力可強也。若後世拔宅飛昇，點化投奪之類，譎怪奇駭，是乃祕術曲技，尹文子所謂「幻」，「釋氏謂之「外道」者也。若是而謂之曰有，亦疑於欺子矣。夫有無之間，非言語可況，存久而明，養深而自得之，未至而強喻信，亦未必能及也。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，顏子三十二而卒，至今未亡也，足下能信之乎？後世上陽子之流，蓋方外技術之士，未可以爲道。若達磨慧能之徒，則庶幾近之矣。然而未易言也。足下欲聞其說，須退處山林三十年，全耳目，一心志，胸中洒洒，不掛一塵，而後可以言此。今去仙道尙遠也。妄言不罪！

答徐成之 壬午

承以朱陸同異見詢。學術不明於世久矣！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。細觀來教，則與庵之主象山既失，而吾兄之主晦庵，亦未爲得也。是朱非陸，天下之論定久矣，久則難變也。雖微吾兄之爭，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？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，正不必求勝，務求象山之所以非，晦庵之所

以是窮本極源，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，若明者之聽訟，其事之曲者，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，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，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，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；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，即夫人心之安，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。今二兄之論，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，則是動於氣也。動於氣，則於義理之正，何啻千里；而又何是非之論乎？凡論古人得失，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。今與庵之論象山曰：「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，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，而其持守端實，終不失爲聖人之徒。」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，則支離決裂，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。」「吾兄之論晦庵曰：「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，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，而其循序漸進，終不背於大學之訓。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，則虛無寂滅，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。」「夫既曰尊德性，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；墮於禪學之虛空，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。既曰道問學，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；失於俗學之支離，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。二者之辯，間不容髮。然則二兄之論，皆未免於意度也。昔者，子思之論學，蓋不下千百言，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。即如二兄之辯，一以尊德性爲主，一以道問學爲事，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，而是非之論，尙未有所定也，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

相非爲乎？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，無務求勝。夫論學而務以求勝，豈所謂尊德性乎？豈所謂道問學乎？以某所見，非獨吾兄之非象山，與庵之非晦庵，皆失之非，而吾兄之是非晦庵與庵之是象山，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。稍暇當面悉，姑務養心息，毋遽。

一一 壬午

昨所奉答，適有遠客酬對紛紜，不暇細論。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，各反究其所是者，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，而後可以及人之非。早來承教，乃謂僕漫爲含糊兩解之說，而細釋辭旨，若有以陰助與庵而爲之地者。讀之不覺失笑，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？僕嘗以爲君子論事，當先去其有我之私；一動於有我，則舉心已陷於邪僻，雖所論盡合於理，既已亡其本矣。嘗於是言於朋友之間，今吾兄乃云爾，敢不自反，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！求之反復，而昨者所論，實未嘗有是。則斯言也，無乃吾兄之過歟？雖然，無是心而言之，未盡於理，未得爲無過也。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？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。與庵是象山，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，今觀象山文集所載，未嘗不教其徒

讀書窮理；而自謂理會文字，頗與人異者，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。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，曰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。」曰「克己復禮。」曰「萬物皆備於我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」曰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」曰「先立乎其大者，而小者不能奪。」是數言者，孔子孟軻之言也。烏在其爲空虛者乎？獨其易簡覺悟之說，頗爲當時所疑；然易簡之說，出於繫辭覺悟之說，雖有同於釋氏，然釋氏之說，亦自有同於吾儒，而不害其爲異者，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。亦何必諱於其同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，而遂不以察之乎？是與庵之是象山，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。吾兄是晦庵，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。然晦庵之言，曰「居敬窮理。」曰「非存心無以致知。」曰「君子之心常存敬畏，雖不見聞亦不敢忽，所以存天理之本然，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。」是其爲言，雖未盡瑩，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，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？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，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，亦必與之註釋考辯，而論者遂疑其玩物。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躡等，而或失之於妄作，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，然後有以齊之於誠正，而無所謬；世之學者，掛一漏萬，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，至有敝力終身，苦其難而卒無所入，而遂識其支離，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，而當時晦庵之自爲，則亦豈至是乎？

是吾兄之是晦庵，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。——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，既未盡其所以是；則其所疑而非者，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？然而二兄往復之辯，不能一反焉，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。一有求勝之心，則已亡其學問之本，而又何以論學爲哉？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。安有所謂含糊兩解，而陰爲與庵之地者哉？夫君子之論學，要在得之於心，衆皆以爲是，苟求之心而未會焉，未敢以爲是也；衆皆以爲非，苟求之心而有契焉，未敢以爲非也。心也者，吾所得於天之理也，無間於天人，無分於古今，苟盡吾心以求焉，則不中不遠矣。學也者，求以盡吾心也。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，尊者，尊此者也；道者，道此者也，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，烏在其爲學也已！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，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。今晦庵之學，天下之人，童而習之，既已入人之深，有不容於論辯者，而獨惟象山之學，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，而遂藩籬之，使若由賜之殊科焉，則可矣；而遂擯放廢斥，若砒砒之與美玉，則豈不過甚矣乎？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，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，其嘉惠後學之心，真有不可得而議者。而象山辯義利之分，立大本求放心，以示後學篤實爲書之道，其功亦甯可得而盡誣之，而世之儒者，附和雷同，不究其實，而槩

目之以禪學，則誠可冤也已。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，以爲象山一暴其說，雖以此得罪無恨。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，豈欲操戈而入室者？顧晦庵之學，旣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，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，于今且四百年，莫有爲之一洗者，使晦庵有知，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。此僕之至情，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，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，以陰助於與庵？與庵之說，僕猶恨其有未盡也。夫學術者，今古聖賢之學術，天下之所公共，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。天下之學術，當爲天下公言之，而豈獨爲與庵地哉？兄又舉太極之辯，以爲象山於文義，且有所未能通曉，而其強辯自信，曾何有於所養？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，不害其爲有未詳也；謂其所養之未至，不害其爲未至也。學未至於聖人，當免太過不及之差乎？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，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，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。夫一則不審於文義，一則有激於不平，是皆所養之未至。昔孔子，大聖也，而猶曰：「假我數年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。」仲虺之贊成湯，亦惟曰：「改過不吝而已。」所養之未至，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？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，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。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，而默識其所未至者，以爲涵養規切之方，不當置偏私於其間，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。夫君子之過也，如日

月之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；而小人之過也，必文。世之學者，以晦庵大儒，不宜復有所謂過者，而必曲爲隱飾增加，務詆象山於禪學，以求伸其說；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，而更相倡引，謂之扶持正論。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，而吾反以小人見而文之；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，而吾乃非徒顧之，又從而爲之辭也。晦庵之心，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，而世之儒者，事之以事小人之禮；是何誣象山之厚，而待晦庵之薄耶！僕今者之論，非獨爲象山惜，實爲晦庵惜也。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？而乃有是論，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。惟吾兄去世俗之見，宏虛受之誠，勿求其必同，而察其所以異，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，而以改過爲聖賢之高，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，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，則兄與晦庵之論，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。孟子云：「君子亦仁而已，何必同。」惟吾兄審擇而正之。

答儲柴墟 壬申

盛价來，適人事紛紜，不及細詢北來事。既還，卻殊快快！承示劉生墓誌，此實友義所關，文亦縝

密，獨叙乃父側室事，頗傷忠厚，未刻石，刪去之爲佳。子於父過諫而過激，不可以爲幾；稱子之美，而發其父之陰私，不可以爲訓；宜更詳之。喻及交際之難，此殆謬於私意。君子與人，惟義所在，厚薄輕重，已無所私焉。此所以爲簡易之道。世人心，雜於計較，毀譽得喪交於中，而眩其常然之則，是以處之愈周，計之愈_子悉，而行之愈難。夫大賢吾師，次賢吾友，此天理自然之則，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？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，若某之賢者，則稱謂以友生；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，則稱謂以侍生；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_非也？夫彼可以爲吾友，而吾可以友之；彼又吾友也，吾安得而弗友之？彼不可以爲吾友，而吾不可以友之；彼又不吾友也，吾安得而友之？夫友也者，以道也，以德也。天下莫大於道，莫貴於德；道德之所在，齒與位不得而干焉。僕於某之謂矣。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，則亦貴齒之而已。然若此者，與之見亦寡矣，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。若此者，與凡交游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，亦隨俗而侍生之。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，從俗可也。千乘之君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，非在我有所不屑乎_嗟乎_友！友未易言也！今之所謂友，或以藝同，或以事合，狗名逐勢，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。仁者心之德，人而不仁，不可以爲人。輔仁，求以全心德也。如是而後友。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，地